

论叙事交流的语义真值

周志高

(九江学院 外国语学院,江西 九江 332005)

摘要:在叙事交流中,任何一名读者都不可能接受一个对他来说没有语义真值的叙事文本,这是叙事交流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要求。从可能世界的通达性理论来看,叙事虚构世界的语义真值可以依据现实世界得到求证,但更多的是依据叙事文本内虚构世界的内在逻辑性进行判断。虚构世界语义的“内指性”特点赋予了作者充分的创作自由,他们可以尽情地营构叙事文本中的故事与世界。叙事文本中事态的语义为真,是相对于其所处的虚构世界而言。处于不同叙述层中的事态,即使是“否叙述”,它的语义在其所处叙述层的虚构世界中依然为真。叙事虚构世界的文本内真实性使得叙事得以在文本中建构出由不同风景和音景组成的可能世界。读者徜徉其中,听声看景,感受虚构世界的丰富多彩。

关键词:叙事交流;虚构世界;语义真值;文本内真实

中图分类号:I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19)06-0106-09

DOI:10.13764/j.cnki.ncds.2019.06.012

一 引言

谈到交流,我们首先想起的是声音与对话。但是书写与文字可以将人类原本属于同一时空范围内的对话交流,改变为不同时空范围中的“书写—阅读”之类的叙事交流方式。经典叙事学家西摩·查特曼的“叙事交流情景示意图”表明,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之间的交流凭借了叙事文本这个媒介,但是真实作者并不是直接与真实读者进行交流,而是幻化为隐含作者、叙述者发出“声音”,真实读者则幻化为隐含读者,有时甚至与受述者的身份重叠,倾听来自隐含作者或叙述者的“声音”。西摩·查特曼指出,叙述声音“指的是讲话或其他公开手段,通过

它们、事件及实存与受众交流”^{[1](P137)}。诚然,叙事交流中的“声音”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声音,它不是物质性的,而是譬喻意义上的声音。读者需要依据现实世界中对声音的理解来感知、体察作者在叙事文本中所“说”的内容以及各种对声音的叙写,重建叙事文本中的声音景观。叙事交流不仅传递了故事信息,而且建构了虚构世界。虚构世界的范围十分广泛,可能世界理论对虚构性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虚构世界及其个体(人物、物体、情境)的本体论问题;二是虚构指涉问题,也就是如何评估虚构实体的命题真值。本文主要讨论虚构世界的语义真值问题。

虚构世界是在叙事文本中建构起来的一种特殊

收稿日期:2019-11-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虚构叙事中的声音景观研究”(16BWW003)。

作者简介:周志高(1972-),男,江西樟树人,教授,文学博士,从事叙事学、比较文学、英美文学研究。

的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相比,虚构世界和假想、遐思、梦境、反事实历史等一样,是一个没有实现的可能世界。但是,作为文学叙述中建构起来的可能世界,虚构世界又在叙述文本中获得了“实现”。那么,虚构世界的语义范畴包含有多广呢?如何判定它的语义真值呢?瑞恩认为“虚构作品的语义范畴不仅仅包括一个可能世界,而且包括一个完整的模态系统,即整个文本宇宙,文本宇宙是以它自己的现实世界为中心,称之为‘文本现实世界’,围绕文本现实世界的是其他的文本可能世界。”^{[2] (P535)} 瑞恩的文本宇宙理论使叙事文本中的虚构世界显得立体丰满、层次分明,有利于我们区分文本中的叙述层次与虚构世界。文本现实世界是指在文本宇宙中获得实在化的情节。其他以文本现实世界为基础,产生的假设、虚构或者是人物的幻想、遐思、无知、未满足的愿望、梦境等,就属于没有在文本宇宙中获得实在化的情节,它们构成了整个文本宇宙中的可能世界。那么,在叙事交流中,读者该如何判断虚构世界中的语义真值呢?从可能世界叙事理论来看,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的通达性使叙事虚构世界的某些语义真值可以依据现实世界得到求证,但更多的是依据文本内虚构世界的内在逻辑性进行判断,叙事文本中的事态在其所处的虚构世界中的语义为真。处于不同叙述层中的事态,即使是“否叙述”,在其所处叙述层的虚构世界中的语义仍然为真。只有这样,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叙事交流才能顺利进行。

二 虚构世界语义真值的判断

作为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现实世界的替代物,虚构叙事在文本中创造了一个个虚构的世界。尽管它们与现实世界具有不同程度的通达性,但它们未必严格反映我们所居住的世界的现实。因此,读者在阅读虚构作品时不应怀有阅读历史、年鉴、新闻报道等纪实型体裁的态度,不要将虚构世界看成现实世界的复制与直接的反映,当然也不能照搬现实世界的标准来判定虚构世界的语义真值。对于这一点,王蒙在谈论自己创作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

人》时有过清楚的论述:

小说来自生活,它有生活的影子,有生活的气息,但它不是生活的复制。面包来自小麦,小麦来自泥土,但三者互有质的区别;当人们为一块面包是否烤得好而忧虑、而争执的时候,大可不必组织土壤学家去考察麦地。而写小说的人只要不是一个卑劣的恶棍,总不会利用小说攻击某个人、某个单位;同时我们也可以相信,企图挟嫌泄愤的恶棍一般不会写出什么像样的小说来吧!^{[3] (P595)}

王蒙明确表示“小说来自生活,它有生活的影子,有生活的气息,但它不是生活的复制。”他用“面包-小麦-泥土”的譬喻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虚构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差异。他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时曾遭到不公正的批判,主要原因就是有人将小说中的语义真值与王蒙所处的现实世界直接等同起来,没有区分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的差别,导致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的错置。“小说一发表,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安。他写的是谁?他对哪个领导不满?他写的是哪个区委组织部?他要干什么?谁向他透露了组织部的情况?难道某某同志或某某区委是这样的吗?舆论如此之强烈,直接影响了作者与他的一些老同志、老上级、老战友的关系。”^{[3] (P595)} 文学艺术尽管来源于生活,但它不是对生活一比一的复制,而是经过了艺术加工和改造,读者不能将叙事中的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直接画上等号,正如王蒙的譬喻一样,不能将面包与泥土等同起来,它们之间有转换、变形、重构的过程。同样,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当时受到批判,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当时有人将该历史剧中的事件与现实世界中的某些事件直接等同起来,没有将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区隔开来,完全用现实世界的标准去判定虚构世界的语义真值。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如果不把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区隔开来,会使自己过度沉浸在虚构世界之中,并将虚构世界的语义真值误认为现实世界的真实,从而成为下一个“堂吉诃德”。这也是有

些作家在小说的扉页、电影导演在片首打上“此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原因。可见,区分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语义真值是十分重要的。如果消解了两者之间的差别,就等于消解了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之间的界限,必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既然读者不能严格以现实世界的标准来判断虚构世界的语义真值,那么读者应该如何看待叙事虚构世界的语义真值问题呢?道勒齐尔认为“文学虚构世界的具体特性虽不能从形式语义学的可能世界模型中导出,但它们只能在这个模型框架的背景下被确定。”^{[4] (P486)}也就是说,虚构世界的语义真值只能在虚构世界的框架之内来判定。帕维尔在文章《文学语义学中的虚构世界》中主要论述了“文学话语的真值,虚构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关系,文学话语的指称问题,更普遍的是文学话语的再现问题”^{[5] (P165-176)}。他主张将虚构世界纳入可能世界体系,虚构世界成为了某种特殊的世界形态,在可能世界逻辑中获得了“现实化”,因而虚构世界的语义真值应该依据虚构世界的内部逻辑来判定。可能世界理论将虚构世界吸收进模态系统中的非现实可能世界里,从而使评估与现实世界相对的虚构命题的真值成为可能,又不至于使虚构沦为对现实世界的再现。基于可能世界理论的文学语义学将虚构作品中的所有命题都看成虚构世界的构成物,因此虚构世界中的所有命题都被看成是自然而然真实的。这为解决虚构世界的语义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法:通过将虚构指涉与存在分离,成功地将虚构指涉的基础从现实世界转移到可能世界。虚构世界成为了在文本叙述中建构的一个可能世界,虚构个体被描述成非现实个体,存在于一个虚构的可能世界之中,拥有一些具体的属性。既然虚构叙述文本中的所有事件都发生在虚构世界,虚构世界的语义真值就应该在虚构世界的范围内进行判断。因此,格勒提出:“虚构作品可以被视为是对现实世界之外的可能世界的真实情况的描述。”^{[6] (P35)}这就说明,虚构叙事的语义在虚构世界中被看作是真实的,这不仅解决

了虚构语义的真值问题,而且有利于读者将虚构世界当作一个“真实”的对象来理解和认识。本文以斯蒂文森《金银岛》的开篇作为分析对象:

乡绅特里劳尼、李沃西大夫和其他几位绅士让我把金银岛的全部详情记录下来,但是不要公开该岛的具体位置,因为那里还有埋藏的宝物,以防被人挖掘。现在是公元一千七百××年,我拿起笔似乎又回到我父亲经营的客栈名为“本葆将军”那个年代。当年,那位皮肤黝黑,脸上有一道伤疤的老海员就下榻在我父亲的客栈里。^{[7] (P5)}

这一段文字是以第一人称展开的回顾性故事叙述。在第一人称叙述中,处于第二人称“你”的位置的读者具有和“受述者”重叠的部分,这样就拉近了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给读者一种非常真实的感觉,似乎“我”确实在讲述一段真实的历史故事。从“跨世界同一性”来看,这一段中通达性的词语数量很多,将虚构叙述大量地“锚定”在现实世界的某些点上,这些词语的通达创造出了拟真叙述的效果,具有强烈的现实感,“让受众在面对真实与虚构的抉择时犹豫不决”^{[8] (P107)}。其中的时间要素如“公元一千七百××年”,地点要素如“金银岛”“客栈”,人物要素如“乡绅特里劳尼”“李沃西大夫”“其他几位绅士”“我父亲”“我”等,特别是其中的事件“让我把金银岛的全部详情记录下来”使读者感觉故事是真实地发生过的,现在“我”被要求回忆故事并把它详细地记录下来。

但是,在虚构叙述中,虚构指涉并不直接指向现实世界,而是指向对应的虚构世界。因此读者不能以现实世界的真值标准判断虚构命题的真假,而只能以虚构世界的真值标准来判断虚构命题的真假。《金银岛》中这一段的语义为真,是指在《金银岛》的文本世界中而言。虚构叙述具有双区隔特征。“一度区隔是再现区隔,把符号再现与经验世界区隔开来。一旦用某种媒介再现,被再现的经验之物已经不在场,媒介形成的符号代替它在场。再现以载体的感知取代经验,这种感知因为携带了意义,因此是

符号。我们可以称这个一度区隔为‘再现区隔’。被区隔出来的,不再是被经验的世界,而是符号文本构成的世界,存在于媒介性中的世界。”^{[9] (P140)} 一度区隔将读者带入符号文本,二度区隔将读者从符号文本带入符号文本所建构的虚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认识纪实与虚构本质的有效理论工具”^{[10] (P99)}。在《金银岛》的一度区隔中,“乡绅特里劳尼”“李沃西大夫”“其他几位绅士”“我父亲”“我”等只是携带了意义的符号,并不实指现实世界中的人物,他们是作者在文本中虚构出来的;在二度区隔中,“乡绅特里劳尼”“李沃西大夫”“其他几位绅士”“我父亲”“我”等是斯蒂文森小说《金银岛》所投射的虚构世界中的个体,他们拥有一些具体的人物属性,如故事中的叙述者“我”,即小主人公吉姆胆大心细、机智勇敢,老海员古怪神秘,海盗头子西尔弗贪婪、凶残。

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叙事交流的语义真值问题,我们可以运用双区隔理论分析舞台戏剧表演,因为舞台戏剧也是一种虚构叙述。以一名戏剧演员为例。在现实世界中,他是我们面对的一个活生生的人,和现实世界中其他千千万万个人一样,具有人的基本属性。当他穿着道具服装登上舞台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一度区隔,其身份是一名戏剧演员。当他进行戏剧演出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二度区隔,此时他的身份是戏剧故事中的一个角色,以演出为媒介,成为了戏剧故事中的一个人物。观众虽然还能辨别出他作为演员的身份,但不能根据他的演员身份来判断戏剧故事中的事件,而应该根据他在虚构世界中所扮演的那个人物角色来判断故事中的事件。当观众被他的表演深深吸引时,表明观众已完全进入了二度区隔,沉浸在虚构世界之中,随着情节的发展,关注人物的命运变化与喜怒哀乐。但是,观众不能消解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否则就会出现越界的现象。因此,虚构世界的语义真值是指在二度区隔中为真,即在虚构世界内为真。

三 不同虚构实体的语义真值判断

在虚构叙事中,跨世界综合是虚构叙事的一大

特点,虚构叙事赋予了作者充分放飞想象的空间,因而叙事不会只满足于翱翔在某一种世界中。通常来说,虚构叙事可以通达到现实世界、可能世界,甚至可以通达到不可能世界。在同一虚构叙事文本中,总是混合着许多真实和虚构的符素,可能世界理论赋予了虚构世界本体地位与语义的真值。那么,处于虚构世界中的不同实体是否具有相同的本体地位呢?这一问题也引发我们对不同虚构实体的语义真值的思考:它们的语义真值效用是否一样呢?也就是不同的虚构实体是否存在真值级差?

道勒齐尔认为“作为非现实可能,所有虚构实体都具有相同的本体性质。”^{[11] (P18)} 这就是说,虚构世界中的不同实体具有相同的本体地位。因此,托尔斯泰笔下的拿破仑并不比他笔下的皮埃尔·别兹科夫更真实,狄更斯笔下的伦敦并不比斯威夫特笔下的飞岛国更真实,鲁迅笔下的咸亨酒店并不比武侠小说中的龙门客栈、悦来客栈更实在。在同一个虚构文本中,本体的同质性原则是虚构人物共存、相互作用、交流的必要条件,也是其他实体共存的必要条件。这集中体现了虚构世界的独立性,也赋予了不同虚构实体及事态同样的语义真值效用。我们可以以《月亮和六便士》第22章的开头为例:

我在巴黎定居下来,开始写一个剧本。

我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工作,下午在卢森堡公园或者在大街上漫步。我把很多时间消磨在卢佛尔宫里,这是巴黎所有画廊中我感到最亲切的一个,也是最适于我冥想的地方。再不然我就在塞纳河边悠闲地打发时间,翻弄一些我从来不想买的旧书……晚饭后我去看朋友。我常常到施特略夫家去,有时候在他家吃一顿简便的晚饭。^{[12] (P101)}

读者在阅读这段叙事时,由于其中符素的通达性强弱不同,一般会产生两种矛盾的直觉:一方面,他们认为巴黎是真实存在的,而小说中的“我”、施特略夫以及绝大多数的人物事态不是真实存在的;另一方面,如果“我”和施特略夫的虚构性获得认可,那么小说中的事件也被看成拥有了自己的文本

现实性,它们在虚构世界是真实的。

在上述引用的这段叙述中,巴黎是否一定指现实世界中的法国首都,具有现实世界的本体地位,其语义也毫无疑问为实实在在的真的呢?而“我”和施特略夫是否只是虚构世界的实体呢?他们的语义真值指向了虚构世界吗?对于这类实体的分析,帕维尔认为“学者们有不同的认识,持隔离主义观点的学者将虚构文本的内容看成是没有真值的纯粹想象;而持融合主义观点的学者则认为对现实世界的虚构叙述与非虚构叙述之间没有真正的本体论差别。”^{[13][P11]}持隔离主义观点的学者否认虚构世界的本体地位,据此他们认为既然“我”和施特略夫不存在,那么这部小说的语义就是虚假的。持融合主义观点的学者承认虚构话语的本体性,因此他们认为“我”和施特略夫是存在的,只不过比巴黎的实在性差一些。这两种观点都有不恰当的地方,主要是没有真正把握住不同虚构实体的本体地位和语义真值问题。

可能世界语义学为我们更好地解决同一虚构世界中不同实体的本体地位和语义真值问题提供了思路。可能世界的跨世界综合能力既可以使虚构叙事通达不同的世界,也可以将原本不属于同一时空中的人物和事件配置在同一个虚构世界。布赖德雷和施瓦尔茨以世界的构成要素(个体和属性)为标出物,从三个方面描述了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基本差异:“可能世界可以包括与现实世界同样的个体,但在属性上不同;可能世界包含某些现实世界里不存在的个体;可能世界缺少某些现实世界里存在的个体。”^{[14][P8]}当同样的个体出现在不同的世界时,就会产生跨世界同一性问题。跨世界同一性是可能世界思维的基础,只要找到了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同一性,甚或在同一性基础上的变形,就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可能世界,不论可能世界离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有多远。虚构世界是可以通过符号通道和信息处理而通达到的。“符号是被认为携带着意义而被接收的感知。”^{[15][P27]}当一个符号代替某一个实物出现在虚构文本中时,这个实物已经

从虚构文本中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携带了意义的符号,成为了实物在虚构世界中的可能对应物。当这个符号被编织进一个符号组合中,可以被受述者本人阐释出一定的意义。虚构叙事都是携带了意义、等待解释的符号文本,其中的虚构个体与情境都是符号化的表达,用来表达一个不在场的对象和意义。因此,《月亮和六便士》中的巴黎和施特略夫以及其他人物与事态一样,都是符号的表达,他们都具有相同的本体地位,在《月亮与六便士》中的虚构世界中都被认为是真实的。可能世界语义学坚称,作者在符号文本中建构虚构世界的风景和音景,读者在阅读理解中重建虚构世界的风景和音景,读者对虚构世界的理解、重建就是以承认其语义真值为前提的。这与赵毅衡提出的“一次叙述化”和“二次叙述化”理论十分吻合。

虚构叙事是作者的一种思维活动,但它与作者真实世界的经验和体验密切相关。人的经验是指他在现实世界所经历的种种事情,是他的生物的或社会的阅历,大致来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经历性的,就是说他经历了某件事情之后,获得相关的常识和知识;另一种则不但有过这个经历,而且在这个经历中感悟出深刻的意义和诗意的情感,那么这种经验就成为了人生的体验。体验是经验的一种升华形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格物致知。我们来看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在诗歌《伦敦》中发出的感悟与慨叹:

我穿过的每条特许的大街,附近专有的泰晤士河流淌,

我所见每个人脸上的表情,布满了虚弱写满了哀伤。

每一个男人的呐喊,每个婴儿因惊吓而啼,

每个呼喊每个禁令,我都听到禁锢精神的镣铐声:

烟囱清扫工的哭喊声,惊骇着每座熏黑的教堂,

不幸士兵的声声叹息,泣血般地沿着

宫墙回荡。

但最甚者是在午夜的街道,我听到年轻妓女的诅咒,

如何枯萎了新生婴儿的眼泪,瘟疫的肆虐怎样将婚车变成灵柩。

在上面这首诗中,诗人布莱克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冷峻地叙述他在伦敦的所见所闻,呈现给读者的是如此悲惨凄凉的景象:昏暗的街灯下被痛苦所折磨的一张张脸,冷寂的深巷中传来的声声嚎叫、诅咒和凄厉啼哭。视觉与听觉感官形象的交融互汇建构了诗中的图景和音景,对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就主题而言,《伦敦》是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的谴责。诗人抓住了几个最能说明这些罪恶的典型意象:人们脸上的愁容,烟囱清扫工的哭泣,战场受伤士兵的哀叹,流落街头妓女的诅咒。这些意象揭露了英国资本家的经济垄断,伦敦这座城市已经被资本主义的铜臭所侵蚀,充满了不公、堕落与罪恶。人民生活困苦,难以为生,他们羸弱病残,饥寒交迫,处处悲啼。在这些尖锐的揭露和批判的诗行后面,读者听到的是诗人对底层人民的深深怜悯与同情。

更进一步地说“经验一般是一种前科学的认识,它指向的是准真理的世界;而体验则是一种价值性的认识和领悟,它要求‘以身体之,以心验之’指向的是价值世界。”^{[16] [P130]} 例如唐朝诗人李绅的诗《悯农》: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首诗前两句的内容与生活经验有关,写的是农民在炎炎夏日的田间辛苦劳作的情景。虽然已是日当午时,阳光灼热,暑气正浓,但是农夫依然在田间锄禾,汗水哗哗流淌,浸透衣衫,滴入泥土。本来所写的不过是人世间的一种经验,即诗人的所见所闻,但该诗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写出了经验,而且在于诗人在超越经验的基础上产生了深刻的体验。诗人被农民炎炎夏日劳作的艰辛所触动,生发了对百姓辛苦劳作和生活不易的同情心。诗人体会到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针一线恒念物力维艰”,劝

诫我们不要铺张浪费,而要勤俭节约,爱惜粮食,体恤农民劳作的辛苦。这首诗的价值和意义不是单纯的经验,而是对经验的升华和诗意的发现,这才是拨动我们心弦、触及我们心灵深处的东西。

由此可见,在虚构叙事时,作者不仅会运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还会在很多方面利用真实世界“采用它的要素、种类和宏观结构模型;借用‘原始事实’‘文化实素’或‘话语的特征’;将虚构故事‘锚定’在某个历史事件;共享‘指涉框架’;结合真实地点去创建虚构场所‘印证’主题设计等等”^{[11] [P20-22]}。这些真实世界的材料是如何进入虚构世界的呢?可能世界语义学告诉我们,真实世界的素材在进入虚构世界之时必须经历实质性的变形,由于虚构世界的本体独立性,真实世界的实体必须转变成虚构世界的非现实可能实体,包括变形所引起的所有本体的、逻辑的和语义的结果。真实世界的个体进入虚构世界之后都转变成了他们的可能对应物,已经和他们在真实世界的属性不一样了。因此,真实世界的巴黎进入《月亮与六便士》的虚构世界之后,就不再是真实世界的巴黎,而是转变成了虚构世界的可能对应物,即该虚构世界中的巴黎。它和施特略夫以及其他人物事态一样,都是符号的表达,都是虚构世界的实体。他们在虚构世界的本体地位是一样的,语义真值也具有同样的效用。我们知道,现实世界中的巴黎圣母院是哥特式教堂的典范,是世界著名的物质文化遗产。遗憾的是,2019年4月15日的一场大火将巴黎圣母院的主塔烧毁,让世人唏嘘不已。2019年11月6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其中就包括派遣中国文物专家共同商讨如何修复巴黎圣母院。但是,在维克多·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中,这座巍峨雄伟的古老教堂依然完整地矗立在那里,是卡西莫多日夜敲钟的地方,也是安放他的肉体 and 灵魂的家。

籍此辨之,可能世界叙事理论为虚构叙事建立了一种平行本体论,虚构世界的本体地位与现实世界有实质上的差异,但也有其自身的真实性。虚构

叙事是人的一种对象性精神活动,虚构世界的真不等于现实世界的真。虚构叙事从本来的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对一件真实事件或一个人物的真实叙述,它是作家创造出来的、作用于人的知觉和情感的人类经验。“这种造物从科学的立场和生活实践的立场上看,完全是一种幻觉。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创造出来的幻想是一种不受真实事件、地区、行为和人物约束的自由造物。”^{[17] (P145)} 这就是说,作为符号再现的虚构叙事,其语言具有“内指性”特征,它指向作品本身的世界,只要求它符合作品艺术世界的诗意逻辑,而不必经过现实世界的验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尽管不符合现实世界的逻辑,因为主人公在伤感时花儿是不会落泪的,主人公在离愁别恨时鸟儿是不会伤心欲绝的;但是只要在文学作品艺术世界中说得通即可,这样反而创造出了美好的诗意。“‘内指性’作为文学语言的总体特征,它表明了文学语言可以不受客观事件的约束,只管营造文学自身的虚构世界。”^{[16] (P173)} 艾柯也是源于此意而指出“虚构文本具有自己的本体论,必须得到尊重。”^{[18] (P350)}

如果不尊重虚构世界的本体地位,忽视虚构叙事的“内指性”特点,在判断虚构世界的语义真值时就很容易落入误区。塞尔在运用言语行为理论论述虚构时,曾经区分过故事中的虚构陈述和故事中插入的作者的“真实断言”:

举一个著名的例子,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是以这个句子开头的:“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认为,这句话不是虚构,而是一句严肃的话语,是一句真实的断言。^{[19] (P331-332)}

塞尔这样的论断自然有其理论依据,但读者在分析“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究竟属于哪种层面的语义真值时,应该分几种情况考虑。如果塞尔认为“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是真实的断言,是因为他认定这句话出自托尔斯泰之

口,那么他混淆了真实作者和文本叙述者之间的区别。因为从虚构叙事的角度来看,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哪句话不是出自托尔斯泰之口呢?在叙事交流中,文本信息的发送者是叙述者而不是作者。“作者的人格中分裂出一个虚构叙述发出者人格,并期盼接收者分裂出一个人格接受虚构叙述。虚构文本的传达就形成虚构的叙述者与受述者两极传达关系。这个框架区隔里的再现,不再是一度媒介再现,而是二度媒介化,与经验世界就隔开了双层距离。”^{[20] (P76)} 作为虚构文本的语言,《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这句话指向的是小说所建构的虚构世界,而不是现实世界,因而不需经过科学验证,只要它与上下文连接得上,符合虚构世界内部的逻辑,它的虚构语义真值就能获得认可。诚然,虚构文本可以包括叙述话语和元叙述评论。叙述话语是虚构文本中拟人化的叙述者所说的话。元叙述评论是作者“直接现身”在文本中发表的评论性话语,如我国古代典籍中常见的“太史公曰”“异史氏曰”“君子曰”等。但是,我们又如何判断《安娜·卡列尼娜》中开头的第一句话是元叙述评论还是叙述话语呢?即使我们将这句话判定为元叙述评论,它的语义真值也不仅指向文本之外的现实世界,而且指向文本内的虚构世界。在有些虚构文本中,作者并不需要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通过人物之口说出一些格言警句。这些格言警句从作者的创作角度来看是虚构的,但却能深深吸引读者,颇具醍醐灌顶之效。这类虚构叙事的语义真值虽然指向文本内的虚构世界,对文本外的现实世界却也能产生相同的效果。因此,虚构叙事并不一定要通过有意插入作者的“严肃”陈述来表现它的“真实”相反,混合了“假装”和“真实”的叙述在虚构世界同样能够实现语义的真值。

瑞恩提出了文本宇宙概念,她将人物的实际行动在虚构叙事中的实现称为“文本现实世界”,其他以文本现实世界为基础或相对来说产生的假设、虚构或者是人物的幻想、遐思、未满足的愿望、梦境等,称为文本宇宙中的可能世界。也许有人据此认为,处于文本现实世界的实体的语义真值与处于文本宇

宙中的可能世界的实体的语义真值具有差别性;但笔者认为,既然所有虚构实体都具有相同的本体性质,这就决定了不同虚构实体的语义真值是一样的。文本现实世界与文本宇宙中的可能世界构成了虚构叙事的不同叙述层,从通达性原则来看,它们与现实世界的通达关系的强弱程度不同,给读者造成不同程度的“真实感”,但它们在所处的叙述层中的语义都是真的。《天路历程》中的“叙述者遇到困境”属于文本现实世界,有关叙述者“我”的语义真值在该叙述层中获得确认。“克里斯汀走向天国之城”的故事是梦境中的内容,属于该文本宇宙中的可能世界,但是它的语义真值在其所处的叙述层中获得实现。在判断虚构叙事的语义真值时,奎因提出:“如果不与坐标系相关联,指称是没有意义的。”^{[21] (P48)} 我们可以将他的这句话理解为:虚构叙事的意义应该放在整个文本系统中进行考虑。作为在叙事文本中获得实现的虚构世界,它拥有了自己的本体地位。不同虚构实体的语义真值也存在于虚构文本所创造的可能世界语境中,拥有了自己独特的真实性与具体性。

四 结束语

判定叙事交流的语义真值只能在虚构文本系统中进行,但这并没有否定虚构文本与历史文化语境之间、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虚构叙事必定会在很多方面利用现实世界,将虚构世界锚定在现实世界的一些元素和事件上。读者对虚构世界的认知需要利用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同时,对虚构世界的体验也会深深触及读者的心灵,从而调整他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和心态。虚构世界是人类在叙事文本中创建的可能世界,是人类的精神寓所,从而使人类能够穿梭往来于现实世界与虚构世界之间,这也是“万物之灵长”的人类比任何其他地球生命更加幸福的一个主要原因。人类借助各种媒介创造各种虚构世界,是为了使肉体安身于现实世界的生活更加充实美好。虚构叙事的“中介性”^{[22] (P57)} 特征,也就是虚构叙事与现实世界的双层区隔,要求我

们认识到虚构叙事与社会并不发生直接联系,它是符号意义的表达。虚构叙事的语义真值需要在虚构世界之内进行认定,但它具有的伦理道德教育和提高人类认知能力等功能却是指向现实世界的。这就是虚构叙事的现实价值。故此,读者徜徉其中,听声看景,感受虚构世界的丰富多彩。

参考文献:

- [1]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M].徐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2]Marie-Laure Ryan.Possible Worlds in Recent Literary Theory[J].Style,1992(4).
- [3]王蒙.王蒙文集[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
- [4]Lubomir Dolezel.Mimesis and Possible Worlds[J].Poetics Today,1988(9).
- [5]Thomas Pavel.Possible Worlds in Literary Semantics[J].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1975(34).
- [6]Rod Girle.Possible Worlds[M].Bucks:Acumen,2003.
- [7]斯蒂文森.金银岛 化身博士[M].张贵之,等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
- [8]王强.“符号双轴”视域下当代新闻的“杂叙叙述”[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
- [9]赵毅衡.论虚构叙述的“双区隔”原则[J].外国文学研究,2014(2).
- [10]谭光辉.再论虚构叙述的“双层区隔”原理——对王才长与赵毅衡商榷的再理解[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
- [11]Lubomir Dolezel.Heterocosmica: Fiction and Possible Worlds[M].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
- [12]毛姆.月亮与六便士[M].傅惟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 [13]Thomas G,Pavel.Fictional Worlds[M].Massachusetts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 [14]Raymond Bradley and Norman Swartz.Possible World: An Introduction to Logic and Its Philosophy[M].Oxford:Blackwell,1979.
- [15]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16]童庆炳.童庆炳谈文学观[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 [17]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 [18]Umberto Eco.Reports on Session 3: Literature and Arts

- [G]//Sture Allen ,Ed.Possible Worlds in Humanities ,Arts and Sciences.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9.
- [19]John Searl.The Logical Status of Fictional Discourse [J]. New Literary History ,1975(6) .
- [20]赵毅衡.广义叙述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3.
- [21]Willian V Quine.Ontological Relativity and Other Essays [M].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 [22]凌津奇.关于文学叙事形式研究的必要性——兼论族裔文学与文化批评[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1) .

On the Semantic Truth Value of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ZHOU Zhi-g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ujiang University ,Jiujiang ,Jiangxi 332005 ,China)

Abstract: In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it is impossible for any reader to accept a narrative text without semantic truth value ,which is the bottom-line requirement for narrative communication.Judged from possible-world accessibility theory ,the truth value of narrative fictional worlds can be verified based on the facts in actual world ,but more based on the inherent logical principle in narrative textual fictional world.The “inner referentiality” of fictional world semantic gives authors enough freedom of creation so that they can try to construct any kind of story and world in narrative texts to their hearts’ content.That the semantics of states of affairs in narrative texts are true are defined in fictional worlds where they are located.The states of affairs in different narrative levers ,even if in the lever of dis-narration ,their semantics should still be considered true within the fictional worlds in their own narrative levels.The principle of “truth within text” of narrative fictional worlds makes narrative construct different possible worlds comprised of landscapes and soundscapes in the texts.Strolling within fictional worlds ,the readers can hear voices and sounds and watch scenes ,thus perceive the colorfulness of fictional worlds.

Key words: narrative communication; fictional world; semantic truth value; truth within text

(责任编辑 熊亚菲)